

人物



名片

徐海蛟，男，生于1980年，浙江宁波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获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、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、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优秀作品奖、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、储吉旺文学奖、於梨华文学奖等奖项。著有《纸上的故园》《寒霜与玫瑰的道路》《别嫌我们长得慢》《见字如晤》《此生有别》等10部书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海外文摘》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《山东文学》《芒种》等刊物发表作品两百万字。

儿童节前夕，宁波出版社出版了新锐作家徐海蛟的儿童长篇力作《孩子的世界你不懂》。

这本书是徐海蛟上一部儿童文学作品《别嫌我们长得慢》的续集。徐海蛟说，这本书不仅仅是写给亲爱的孩子，也是写给那些童心未泯的大人。

对他自己而言，写这本书的过程，也是一次少年游。他说自己身体里住着一个少年。“我是出游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”他笑着说。

记者 陈也喆

徐海蛟： 孩子的世界你不懂

徐老师的熊孩子们

徐海蛟是一个有孩子缘的人，他曾做过十年的语文老师，是孩子们心中最受欢迎的老师。

他会把孩子带到学校对面的小河边上课，大家坐在秋天的田野里，闻着稻草收割后谷物的香味，描述着秋天的样子。

他当班主任的时候，对学生实行“放养”政策，也就是任由他们发挥天性，鼓励他们各种古灵精怪的念头，但是会把握尺度。

有孩子说：“徐老师，我想在教室里布置一个植物角。”他说很好，举双手赞成。“徐老师，我想在教室里布置一个动物角。”他说很好，举双手赞成。

然后，教室的一角就有一只绿毛龟踽踽而行。他没说什么。上课的时候，学生们互相递东西，给绿毛龟喂食。他也没说什么。

直到有一天，这些得寸进尺的“熊孩子”养了一只兔子。他正在念唐诗，兔子突然一个箭步，蹿到他脚边。没过几天，教室里又来了一只鸡。他终于发话了，让孩子们把这些小动物统统“请”出去。

他跟这帮调皮捣蛋的孩子们说：“有一天，我要把你们写到书里去。”孩子们一脸期待，隔三差五就问他：“老师老师，你的书写好了吗？”

于是，2014年就有了《别嫌我们长得慢》这本书。

旧时的童年是自由生长

徐海蛟认为，当下的教育把每一个孩子当作一台无比精致的机器，这是在剥夺孩子自由生长的权利。

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，是在鄞州西乡的田野里度过的。在薄雾中，在夕阳晚风下，走向田野，一畦一畦碧绿的菜地，大片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，生命是在自然环境里舒展的。年幼的徐海蛟，对世界的认识，是在一片绿叶的纹路里恍然知晓的。往后的诗意，也大多来源于此。

徐海蛟说，我们总是去臆想孩子的世界，其实孩子的世界跟大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。大人的世界快节奏、功利、浮躁，孩子的世界是天真烂漫的，充满了幻想。

在徐海蛟的眼里，世界上的人分两种，一种是看云的人，

“余老师”有他自身的投射

《孩子的世界你不懂》这本书里有个贯穿始终的“余老师”。徐海蛟笑称，这个余老师身上有他的影子，但更多的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。

余老师带领大家穿越了一场场美妙的文学之旅，呵护了孩子们奇奇怪怪的念头，他身上兼具兄长、导游、魔术师、学问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、天真男孩等众多混合的气质。当他得知班上有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家住厕所时，恳求知情的学生们保守秘密，保护孩子脆弱的自尊心。

这本书还触及了当下炙手可热的话题——“二孩”。书里的孩子们，一个个都惧怕小弟弟小妹妹给自己带来的威胁，害怕爸爸妈妈的爱从此分了出去。

有个学生甚至发表了一通感言，读来特别好笑：“原先印象里，我们的三口之家是非常坚固的，简直固若金汤，任何外敌都侵入不了的。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爸爸妈妈，他们的口头禅就是：‘宝贝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宝贝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寄托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……’这下好了，那个什么政策一出，我们的三口之家其实危如累卵，不堪一击，他们

书的封面是他女儿题的

徐海蛟的女儿名叫徐沁清，她是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。她喜欢书法，练的是颜真卿体。

可是有一天，徐海蛟忽然让她写几个字，让她不用颜体，就用自己本来的字体写。她用毛笔稚嫩地写下“孩子的世界你不懂”。等她写完，徐海蛟才告诉她，这几个字要用到爸爸的新书封面上。她开心得不得了。

徐海蛟说，女儿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每天睡前半小时，一定会拿起一本书看。这个好习惯是徐海蛟给她的，因为他也是这样。

不过，徐海蛟最近在思考一件事。前阵子，女儿的语文



书中插图

徐海蛟一直认为，一个作家应该写一本书给儿童。当他写完书，他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夙愿，可是那些“熊孩子”看完以后大呼过瘾，还缠着他要看第二本关于他们的书。

“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？到底有没有写好啊？”孩子们逮住他问了好多遍。于是，这本《孩子的世界你不懂》便在孩童的敦敦催促中应运而生了。

一种是不看云的人。没看过云的人，都不足以语人生。可是现在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兴致去看云。

如今城区的孩子很少有不清家教的，就算不去学文化课，还有诸多门类的艺术课程等着他们，美术、音乐、书法、绘画、射击、钢琴、舞蹈等等，他们没有任何时间做自己的事，没有任何时间玩泥巴、跳皮筋，去田野里捉蜻蜓蝴蝶，体会生命循序渐进的感觉。成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被动。这种痛楚，大概只有孩子们自己明白。

本该休憩的周末，充斥着各种培训班，从周五晚上到周日晚上，见缝插针地上课，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，何况是慢悠悠地看云？

是分分钟就能生一个孩子的感觉，可见壁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。”

这些孩子们还联合起来成立了“反二孩联盟”。眼见着事态越来越严重，余老师不惜利用语文课的时间，给孩子们放映了一部电影《五月八月》。

电影讲的是一对姐妹花，姐姐叫五月，妹妹叫八月，在日寇的铁蹄下，他们失去了父母双亲，失去了原本幸福安静的家园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相依为命，在彼此的关照中获得生命的勇气。

余老师趁孩子们感动得泣不成声的时候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兄弟姐妹的意义就在这里。你们不知道有个哥哥弟弟、姐妹姐妹有多好。一旦你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一旦你的父母缺席了，兄弟姐妹就是代替父母和你一起渡过难关的人。”

不得不说，徐海蛟十分懂得当下孩子的心理。“现在的孩子，他们什么没见过？随便一个童话故事，是很难糊弄他们的。必须要贴近他们的心理，写出他们本真的生活状态。”徐海蛟说。

考了全班第一。徐海蛟想奖励她，问她要什么礼物。女儿思考了很久，才勉强地说：“要不，你还是给我买几本书吧。”

听到这样的答案，徐海蛟并不高兴，反而有些忧虑：“现在的孩子对钱没有概念，对礼物也没有概念，对大人精心准备的东西都没有概念。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他们从小到大都被过度满足，心里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，什么事情都是大人提前安排好了。不像我们小时候，得到心爱的东西，好几个星期都睡不着觉。”

“我真的特别希望，有这么一天，让孩子成为孩子，让童年回归天真。”徐海蛟说。